

中国史学史概论

王 玉璋著

中國史學史概論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續第二版

(95651 贛手)

中國史學史概論

贛版手工紙

定價國幣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者

王

玉

環

發行人

王

雲

五

重慶白象街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
廠館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
每

地

自序

民國二十四年秋，余任教北平，卜居於北海左近，地距北平圖書館甚邇，因得便中暇時卽至館中，披閱羣書，恣意流覽。深願藉此時機，再對我國史學下幾許工夫，藉補前此所學之不足，而更爲進一步之研討。於日以繼日之追求探討下，於我國歷史著述之宏富，又得一新認識。誠如梁啓超先生所謂之「二十四史，兩通鑑，九通五紀事本末，乃至其他別史雜史，都計不下數萬卷，幼童習焉，白首而不能殫」之多。又覺其爲義不純與龐雜之無緒也。更感到史學理論著述之缺乏，尤以對吾國史學作爲有系統之歷史敘述之作品爲更少；而撮要提玄，擷史學之精義，作爲有系統之論列，大之可以揮宏史義，小之亦足以指導學人之研討者，更爲未嘗或見也。梁啓超先生前曾力爲倡導，希於全部中國文化史完成之時，甚或文化史其他部分，尙未獲出世之時，而中國史學史卽得與學人相見。而一般有志此業之學人，亦頗有能追隨梁先生之後，思於其計畫之下，有所成就也。然年來事實告訴吾人，片斷或某一小問題之專論史著尙有成就，而全部之史學史論著則尙未見也。卽或云某某已從事著述矣，但終如甘霖之來，只見電閃聞雷聲，而未有沛然之雨降也。遂使一般從事史學之研究者仍於浩瀚史書之中，皓首辛勤，而不得盡其讀，或讀而不能盡其義也。茫洋大海，何處是歸程。於是多依前人之學，一步一

趨，其費精力耗時日，不可以數計，至其所得之效果，則必不如所期。卽有超邁之士，而於學術績業之增建亦不易奏功也。余感有此苦，思有解脫，因於讀書之際，略事搜求，非敢以爲人，便諸一己之研尋耳。故於諸部史籍，披閱之後，則爲劄記，或作提要，且多方搜羅前人有關吾國史學上各問題研討之成果成說，以爲宰制吾國浩瀚，難以控制之歷史著錄之憑藉。積之經年，散稿堆疊，約得二十餘萬言。旋以離平赴津，自是環境及人事關係，均不許再從事搜求工作，更無論將舊稿加以整比也。忽忽歲月，年復一年，而散稿之堆積架上者依然如故也。每一念及，實覺惶然。

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暴發，時余適作江南之遊，山水名勝，固爲余所歆羨，而東南新工業之建樹，更爲此行之最大吸引力，因之未及趕回收拾什物。執意許多辛勤集成之稿，亦同遭強敵之炮火，罹於浩劫，不可追尋矣。言念及此，殊爲憤惜。二十七年秋，於二期抗戰，急烈殲敵之際，展轉而至四川，任教某校。除每日工作之餘，更思利用餘暇，奮力於史學之研究，以恢復已失散稿之原狀，進而加以整比。如是則雖不能效命疆場，直接參加抗戰，而於後方亦可云盡我能盡之責矣。然以抗戰期間，圖書之獲得不易，雖廣事搜求，亦感事倍功半之苦。復以學術團體之因時因地遷徙不常，師友之研討難盡爲功。是以所向艱難，舊作之恢復，頗不易易也。二十八年暑期，於蓉城得從金靜菴蒙文通諸先進遊，獲益甚多，靜菴先生復出其中國史學史講演大綱相授，更足以資鼓勵而多所借助也。蒙先生適在川大亦作史學史之講授，故於治斯

學之方法，與材料之搜求，亦多有所指教，於余從事史料之搜羅，臂助甚大，惜文通先生之講章無緣一覩爲一大憾事耳。俟後即依二先進之指示，參以個人前此之所得，努力以致之。二年以來，略有所獲。終以人事繁忙，暇時短促，整比未有全力，率而成篇，忽略草率之處，在所難免，幸希海內明達同好，有以指教焉。則余致力於此篇之初衷，或可償於萬一也。

曩者梁啓超先生於講授中國歷史研求法補編之時，於中國文化史之作法中，論及中國史學史撰述時，以爲不可忽略之要項，有四大端。即第一須講史官，第二應敘史家，第三則應說明史學之成立及發展，第四則應講最近史學之新趨勢。金靜菴先生講授此學，多秉梁先生之義，首論史官，次依官書及私人著述爲標準以論列各代史學之大勢，末述史學之新趨勢。斯二家者自有其特殊見地，與夫運用之妙。余爲此篇遠宗梁先生之大義，而略爲去取，以求研述之方便。藉金先生搜羅之宏富，而取精用宏，裁以自我之史觀大義，而成一新系列，全書約分爲五章。第一爲史官，第二爲史學名著述評，第三爲歷史體例，第四爲歷史哲學，第五則爲近代史學之新趨勢。至於取材與爲文，則凡前人之成說定見，其適合於吾之範疇義例者，則統不避抄襲之嫌，盡量援用，即其文字之本來面目，亦不欲強加改易也。「苟是非之不謬，詎因襲之爲嫌」，爰成此篇。

至於本書之五大章中首列史官篇者，乃因史官在吾國史學發展中，貢獻特別偉大。猶如建築物之基礎，雖未足爲史學中之社會意識形態之最底層柱石。然爲吾國史學之主要發皇點，則

不能或忽也。至於論史官而不及史家者，以吾國史家與史官多未分離，而且歷代有名史家又復多爲史官，謂二者實爲一體，未嘗不可也。故一併論述，不另立篇。篇中所論首及史官與史學之關係。倘不首先申明此點，則吾國史官於吾國特別發達之史學中之地位，不易明瞭，亦即未能瞭然於吾國史學之淵源所自也。若然則雖於史學多費筆墨，亦難以盡其全也。案吾人史學之成就，於世界列國中可謂着有先鞭。論著述之宏富，則浩如烟海，可以汗牛，可以充棟。舉學子之畢生精力，而欲盡讀之，大有所不能也。然一考其著作之所自出，雖不能云盡出史官之手，而與史官或史館類之機關，無相當關係者，可謂寥若晨星矣。試舉史學要籍，如二十四史，兩通鑑九通五紀事本末，何者非出自史官之手乎。梁啓超先生早見及此，故於其歷史研究法中特論吾國史官設置之早，史官地位之尊嚴與史官之獨立與史學發達之關係。爰引於後，藉爲說明。

史官在外國並不是沒有，但不很看重；中國則設置得很早，看得很尊。依神話說，黃帝時造文字的倉頡，就是史官，這且不管。至遲到周初，便已看重史官的地位。據金文的記載，天子賜鐘鼎給公卿，諸侯，往往派史官做代表，去行給獎禮。周公時代的史佚見於鐘鼎文就不下數十次，可見他的地位很高，他一人如此，可見他那時和他以前，史官已不是輕微的官了。殷墟甲骨文，時代在史佚之前，已有許多史官名字，可知殷代初有文字，已有史官，尙書的說命顧命兩篇，有史官的事實，這是見於書籍的紀元，……晉太康三年，

汲冢發掘魏襄王冢，得到的許多書中，有一部似春秋，紀載黃帝以來的事實，自晉未列爲諸侯以前，以周紀年，自魏爲諸侯以前，以晉紀年，自魏爲諸侯迄於襄王，以魏紀年，而且稱襄王爲今王。……這可見魏史官以前有晉史官，晉史官以前有周史官，周史官以前有殷史官……一代根據一代，所以才能把遠古史事留傳下來。雖然所記不必全真全精，即此粗忽的記載，在未證明其爲全僞以前，可以斷定中國史官的設置是很早很早的。最低限度，周初是確無可疑的已有史官了，稍爲放鬆一點，夏商就有亦可以說。中國史學之發達，史官設置之早，是一個主要原因。

又云：

史官於我國不僅設置甚早，地位之尊嚴，亦爲世界各國所不及。左傳中紀載史官尊嚴之崇高，職權之獨立，雖帝王權臣，亦莫奈之何。如晉董狐在晉靈公被殺之後，書趙盾弑君。趙盾不服。董狐對以逃不出境，入不討賊，君不是你殺的是誰。趙盾心虛，祇好讓他記在史冊上。又如崔杼殺齊莊公，北史氏要書崔杼弑君，崔杼把他殺了。他的二弟又要書，崔杼把他的二弟又殺了。他的三弟不怕死，又跑去要書，崔杼氣短，不敢再殺，只好讓他。同時南史氏聽見崔杼殺了史官，趕緊跑去要書。看見北史氏的三弟已經成功了，纔回去。這種史官何等精神，不怕你奸臣炙手可熱，他單要捋虎鬚。這自然是國家法律尊重史官獨立，或社會意識維持史官尊嚴，所以好的政治家不願侵犯，壞的政治家不敢侵犯，侵犯也

侵犯不了。這種好制度不知從何時起，但從春秋以後，一般人暗中都很尊重這無形的紀律，歷代史官都主直筆，史官做成的也不讓皇帝看，這是如何的尊嚴。

依斯以論，則史官於史事之記註，史料之保存，史書之編著，均有極密切之關係也明矣。

次論史官制度之流變，以漢唐兩代爲二重要劃時代時期。因漢朝以前記註與撰述之史，混爲一體，以後則分工甚顯著也。敍漢前時代，僅述各代之重要史官，至漢以降，則記註史官與撰述部分別論列，述其名家，究其組織，求其演變之跡，記述之道。抵於有唐，承繼史官之大主流，規制更爲發皇。又創闢史館制度，招納俊才史家於其中，組織有序，分工合作，從事於記註撰述之業。成爲著作，爲書滿車。前代稗穢之史冊重加釐定，本朝備作正史之草章，亦相繼成乎其中。後世諸代，於此制度雖不無更易，要皆枝節損益，無改於基本組織也。至於開館修史之利弊，亦曾論及，備舉前人之意見，而總核之，其得失自見。倘能補救以人事之管制，使各部協調，用其長而舍其短，則此應時代需要出產之制度，當可盡其功能，而一掃前此史家之譏評也。

復次述及史籍名著。昔梁啓超先生論史學史編輯大意，未將此項特別提出，本篇所以設爲專章者，以爲許多史家論其名著，即可概其史學，舍其名著代表作品以外，無甚可述也。故列舉吾國史學名著以爲中心而加以論列評述焉。以時代之先後爲論述次序之標準，先敍正史，以及其餘。不拘於體例之如何，與其書在全部史籍中之重要性如何，文章如何也。敍自古史敍起

漸及於近世，先論各書之本身組織，卷帙多寡，著作何人，與夫著書之經過編輯之大意，並及其特殊點焉。至若書之優劣長短，得失利弊，則盡舉前人之正論，考諸本書之實際，折衝損益於其間，以定曲直善惡之準。例如史記則首論時勢之演進，造成之社會學術環境，對此書出生之關係，次論司馬遷作書之動機，一爲承先父遺志，一則欲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。再者卽遭遇腐刑，發奮而爲是作，將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，而垂教於後世也。至於書之編輯經過則論及其發金匱石室之藏，承太史公文集之盛而從事著錄，然終未全成，尙有待褚少孫之追補焉。總計全書爲百三十篇。創爲義例，妙其文詞，開傳紀體之宗風，前未有比，後可以爲法，非豪傑之士，孰能爲之。故呂東萊稱之爲指義深遠，寄興悠長，微而顯，絕而續，正而變，非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。班固更稱之有良史之才，善序事理。鄭樵以爲自春秋之後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。而劉知幾獨譏之爲多聚舊說時插新言，博雅有所不足，不免爲其遺憾。斯者該書之優劣長短可以互見矣。

復次再論史體，依舊日歷史體例之區分，撮其大而要者，加以論列。故首述編年紀傳與紀事本末三大體例。分別說明其形成之經過，發展之途徑與演化之跡象；最後詳究其利弊得失之點。多徵前言，參以新說，務求核實，以盡其真象焉。次及通史與斷代二種，述其意義，究其組織結構之體，以追蹤其形成發展之跡象，並及利弊得失之大要，率爲舊言成論之援引，學者可自爲品味滋意，以求其詮也。他若以空間爲標準而分成之國別史，以文籍之性質而分出之學

術史政治史等等，亦皆分別依其成立發展之經過，得失利弊之概略，而爲申述焉。

復次論及歷史哲學，第一爲五行陰陽之歷史哲學，述五行陰陽理論之發展，則遠紹古代術數之大要，參以洪範五行之義，以建立其哲理基礎。進而求其理論與人生環境之實際聯繫，如「五德」於一年四時之中，各有其盛時，春時盛德在木，夏時盛德在火，秋時盛德在金，冬時盛德在水，四季循其盛衰之運以爲代續。卽歷朝之更迭，亦莫不依此宇宙間之基本原動力之代謝興替而爲起伏也。黃帝之時，土氣勝，故代表土德。禹之時木氣勝，因代表木德。湯之時金氣勝，故爲金德當運之時。周之時赤鳥銜赤書集於周社，文王曰火氣勝故命其德爲火。依此理以推，代火者必爲水，故秦有天下，命大河爲德水，其色尙黑。此卽七略中所謂之「終始五德，從所不勝，木德繼之，金德次之，火德次之，水德次之。」如此盛衰循環週而復始。卽「五德終始說」之由成也。及至漢代董仲舒求陰陽之大要明五行之生尅，相依配備，以成四季循環之理。依斯陰陽五行之配合，而定三微之月，以建「三正」或「三統」之論。按之歷史實際，則夏爲黑統，商爲白統，周爲赤統，其繼周者，又爲黑統，循環變化，周而復始。宋代道學據陰陽之義以立八卦，而定生尅。邵康節氏依之而立皇極經世圖之論，以爲一切事物均依六十四卦圓圖所代表之公式前進。遂將宇宙之生長，依此理作一年譜。以天地之終始爲一元，分一元爲十二會，會分爲三十運，十二世爲一運，一世有三十年，故天地終始共有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。第一會時一陽初起，如復卦所示。第二會則二陽已起，如臨卦所表示者。及第三會則三

陽已起，如泰卦所示者。在此會中間期「開物」而萬物生。人亦於此時生。所謂人生於寅，卽此意也。至第六會，陽臻極盛，如乾卦所表示者。人之文明，亦以此時爲最盛。唐堯卽於此會之第三十運，行其聖王之治。至第七會，陽仍極盛，但陰已起。如姤卦所示者。若算至第十一會，陽之不絕如線，而陰則大盛，如剝卦所表示者。此會中之第十五運，「閉物」而萬物皆絕。至第十二會陰臻極盛，如坤卦所表示者而天地於斯時，卽行壽終正寢矣。此後卽須另闢天地，重爲依序之演化。此邵氏皇極經世之大要也。倘依此以建歷史哲學，卽形成「回頭看」之歷史觀，蓋以黃金時代已成過去，此後則將江河日下也。故邵氏之論歷史之演化也，則祖三皇，宗五帝，子三王，孫五霸。漢王而不足，晉伯而有餘，三國伯之雄者，十六國伯之叢者也。南五代，伯之借乘也。北五朝伯之傳舍也。隋晉之子，唐漢之弟也。隋季諸郡之伯，江漢之餘波也。唐季諸鎮之伯，日月之餘光也。後五代之伯，日未出之星也。可謂一代不如一代矣。至於清代之康有爲倡爲三世之論，以爲改制之根據。遠紹漢儒公羊家三世之義，參以禮運之理，稽以時勢之需求，以成此說。雖五行陰陽色彩較爲淺薄，亦附麗此章之末加以申述焉。第二論述三大歷史觀念之發展，所謂三大歷史觀念者卽指神權，垂訓借鑑，與科學史觀之意也。神權史觀於初民時代神權高漲之秋，爲最佔勢力，表現於有史記載者，首先卽爲殷墟甲骨文字，上面有許多記載，說明天神對人事之重大決定。風雨之順調，年景之豐歉，以至於戰爭攻伐，民族移徙，無不有上帝於暗中與以指使力。卽後日之詩經尙書中，亦多有具此意識之記

錄。玄鳥之章，湯誓之篇，均爲顯著之實例。又若甘誓伐有扈，託詞於代天行罰。仲虺之誥，論伐桀之慘苦戰役，乃代天行道不可避免之舉措，絕非一人之喜怒所造成；亦絕非爲少數人福利而起之戰爭也。盤庚徙亳，尙諄諄以天命爲依據而使人民從命。西伯戡黎述周人伐殷，固爲代天行命；卽紂王聞知周人之舉措，尙慨然曰「我生不有命在天」。諸如此類許多記載，均足以爲神權決定歷史之記錄，顯示吾人神權觀念於古代史中之支配力，使歷史變爲神意表現之記錄焉。降及春秋之世，人本主義抬頭之後，神之權威，始漸漸揚棄焉。至於垂訓借鑑之史觀起源亦甚早，遠在初民時代此種意識卽已存在，唯以神權高漲關係，致使於古代史中淹而不張，故直至人本主義抬頭以後，方見著於史冊之中。春秋一書，此種色彩或意識卽行濃厚。爲親者諱，爲尊者諱，並欲達到寓褒貶別善惡之目的，不惜放佚眞史料，改變眞史實，以使亂臣賊子懼。宋代司馬光之資治通鑑亦爲本此旨而作者。故自序中云「取關於國家盛衰，繫民生休戚，善可爲法，惡可爲戒者」編爲資治通鑑。宋神宗讀後讚爲荒陞艱危可見前車之失，亂賊姦宄，厥有履霜之漸，詩云「商鑑不遠在夏后之世」，因賜以資治之名。至於司馬遷之史記亦欲紀述「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」，與夫「網羅天下放失舊聞，略考其行事，總其終始，稽其成敗興壞之紀」。而歐陽修之五代史記更自比於孔子之作春秋，且欲以治法而正亂君，所立傳與雜傳更足以爲世訓。近世以來，西學東漸，我國學術界由外來力量之激盪起一大波瀾，史學亦於此中有改進之動向，但以囿於舊勢力，雖如梁啓超先生之高唱史學改造者，仍不能脫借鑑之窠

曰，故其歷史之定義有云「敘述人類社會廣續活動之體相，按其總成績，求得其因果關係，以爲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鑑者也」。近年以來世界各國民族主義又形澎湃，尤以我中華民族正處在強敵壓境之時。此種環境，實足以助長垂訓借鑑史觀之再高漲，作爲引導國民活動之資鑑也。第三之科學史觀，倡始於劉知幾氏，繼之以鄭樵，劉氏於其史通中數言之，一則曰史應直筆以存真，再者曰忌曲去文以存大，詳申之於直書敘事載文曲筆諸篇之中，以立科學觀念之基礎。清代史家章學誠氏更積極建樹科學史觀之理論。主張爲史者，應用純客觀主義，去觀察一切事物之眞像，絕不應參雜絲毫主觀之見解。但史家每於一事之研究，見其得失是非盛衰消長，自然免不了出入與奪往復憑弔之情，於是主觀作用以起，則史事即易失其本來面目矣。補救之道，厥爲「合理」「本性」。倘若是即可於主觀之情況下，取得近客觀之態度矣。然此「合理」與「本性」之做到，即非易事。故史家於每對史事下工夫時，即應使主觀心理少起作用，則客觀性之實現即較爲易易也。王西莊氏即依據此種觀念，與方法，著有十七史商榷一書，於序文中曾云「大抵史家，所記典制，有得有失，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，馳騁議論以明法戒也。但當考其典制之實，俾數千百年建置沿革瞭如指掌，而或宜法或宜戒，待人之自擇焉可耳。其事蹟有美有惡，讀史者亦不必強立文法擅加與奪以爲褒貶也。但由考其事蹟之實，年經事緯，部居州次，紀載之異同，見聞之離合，一一條析無疑，而若者可褒，若者可貶，聽諸天下之公論焉可矣」。此爲何等客觀態度！俟後崔東壁氏撰考信錄，即本此精神而成功者。至

於近世科學輸入我國以來，史學更被人導入科學之途中，梁啟超先生之史之改造，即揭櫫吾儕所希冀之歷史，應爲近客觀性之作。更舉出吾國學者治學多數均缺乏科學精神，而使所治之史失掉真實價值，吾人應極力矯正此弊，一掃前人之積習，而使史學成爲西哲所謂之「畫我須似我」之近客觀之歷史，永現於吾人之眼前也。

以上數者，乃先就史學建樹之人之基礎，亦即史官與史家，加以說明，以求史學發展之所自。正本然後逐末，始能有條不紊，振其綱而得其領矣。次即論及史學名著以爲各史家之史學代表作品。舉大勾玄，亦足以明吾國史學之要也。由史家而產生史學名著，由史學名著之中，再加研究，抽其要義，總其指歸，而史體之區分也，建立也，各家之優劣長短也，即可依次而見。陰陽五行歷史哲學之發生也，建立也，進展也。五德終始說之繼續也，三正三統之論承之於後也，皇極經世之回頭肩之歷史哲學之出現也，三世說於清代再爲有系統之整理也。與夫神權歷史觀之充沛於古史之中，至春秋以後始漸揚棄。垂訓史觀於演化途程之中得以振起支配吾國史學界數千年之久，而科學史觀亦於此中，潛存滋長，別成一系列，於史學進展之途程中，樹其權威焉。諸如此類，均一一加以敘及藉明吾國史學觀念發展之大勢。至於近世以來，以東西學術之互爲激盪，史學界呈一新波瀾，進入於新境地之中，因特爲標出，概而論之，以見其新形勢焉。此新形勢之由成，首先由於東西學術之互爲影響，使吾國舊日史學觀點，發生改變，放棄皇家譜錄之記註，而爲人類社會活動之描繪；廢去個人英雄中心之史論，而從事

於羣衆心理及動態之記述。垂訓史觀，雖然支配史學之意識，然無妨於科學史觀之發展，以助新史學之建立也。因之遂使舊日吾國之歷史不足以滿足讀者之希冀，即舊日諸史料，亦多不足以供學者之新需求矣。於是在新需求之下，從事於舊史之整理，與新史料之搜求，頗爲努力精進，如殷墟卜詞之發掘及整理，流沙墜簡之搜求及死文字之辨認。與夫不具文字之實物之發現及整理，均足以補前此史料之缺乏，使具有新觀點之史家，藉之而有新成就焉。雖然此類之新史料，並非得後即可隨意可資應用者，須待辨認整理等工夫之實施，然後方可以致之於普通史料之列，以供一般人士之應用。因新獲得材料之整理辨認，爲一種特殊工作，非具有特殊見識與功能者，不足以語此也。依斯而論，則新觀點之具有，進而使史料範圍擴大，更進而有工具或稱爲手段者之充實。研究工具既已充實矣，新史料之辨認，更易於爲功，而搜求史料之興趣自然亦更加濃厚。材料隨之亦充盈，以新觀點而從事於史籍之建樹也亦易於實現。三者互爲輔助，互爲利用，遂使吾國之新史學走入一新階段。新通史之謀建立也，專史與專題論文之著錄也，譯述工作之進步也，在在均有新進展，而使吾國史學界呈一新局面。

最後應附此申明者，爲此文章就後，曾送呈馬叔平先生請教，始終蒙讀了，其間字句之脫誤，多經指出。復承指教，獲益甚多。特誌感謝。

一九四一，六月，於重慶。

目錄

自序

第一章 史官

第一節 史官與史學

我國史學之盛 史官設置之早 史官地位之隆重 史官制度之完善

第二節 史官制度之流變

漢以前之史官 太史府史之別 漢以後之史官 記註之史官 撰述之史官

隋唐以降之史館組織 開館修史之得失

第二章 史籍名著述評

我國史籍之浩繁 尚書 春秋及左傳 史記 漢書 漢紀 後漢書 後漢

紀 三國志 晉書 南北史 隋書 唐書 新唐書 五代史 五代史記

宋史 金史 元史 新元史 明史 清史稿 資治通鑑 通鑑紀事本末

通志 通典與通考 明儒學案及宋元學案 讀史方輿紀要 十七史商榷

二十二史劄記 二十二史考異 史通 文史通義